

时代汉典 [财经小说系列]

生死期货

THE LIFE-AND-DEATH
FUTURE
TRADING

袁亚鸣◎著

虽然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加血腥
虽然也是死亡，却超越悲伤而荡气回肠

中国当代文学巨匠苏童首次作序的书

亚鸣，粗读了大作，感觉真的挺好。这些年一直在回绝各路朋友的序，都是书腰赞美，但既然兄对这部小说如此认真，也就不敢不认真，刚刚写好了篇千字文，是真心实意的文字。

—— 苏童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生死期货

THE LIFE-AND-DEATH
FUTURE
TRADING

袁亚鸣◎著

虽然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加血腥
虽然也是死亡，却超越悲伤而荡气回肠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期货 / 袁亚鸣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19-0540-6

I. ①生…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334 号

书 名: 生死期货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袁亚鸣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gd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540-6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本书，是一种纪念
或者说是为了一种纪念

纪念期货

纪念期货的岁月

纪念文字

纪念文字间正在细微流逝的感觉

还要纪念阅读

一个诗章般阅读时代的自我终结……

第二天（代序）

——关于亚鸣的小说

曾经听亚鸣说起过他在新加坡的一段经历，至今难忘。

那是他在新加坡做期货生意的谷底时期，每天面临平仓出局的危险，身心俱疲，有一天就差一美分他就将倾家荡产。绝望让他的心里空空荡荡。深夜里他到海滩去散步，不知怎么就脱了衣服钻到了海里。他泡在海水里，仰面看见的是南洋的星空，视线的尽头则是黑暗无际的热带海域，海水不冷，他的心冷。极度的挫伤感，极度的思乡之情，像两股交集的潮汐，汹涌奔来，淹没了他最后一点取胜的意志。他忽然觉得彻底放弃也是一个选择，不知不觉的，他听从海浪神秘而残酷的节律，向着海水深处走，走了很远，一个迎面打来的海浪唤醒了他，他突然醒过来了，他想起明天已经不远，第二天已经不远，为什么不再等等呢？

第二天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是奇迹日。亚鸣说他不敢相信这第二天的奇迹，他的单子开始上涨，然后天天上涨，涨……一直涨到他赚了大钱，盆满钵满，一直涨到他心慌，干脆收了钱囊离开新加坡，回家来了。

与亚鸣交往多年，亚鸣叙述的财富故事我大多没有印象，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他用平静的语调讲新加坡的海滩一夜，我觉得我几乎闻到了那一夜新加坡海水肃杀的腥味，幸运的是亚鸣安然度过了那一夜。对于亚鸣这样的时代弄潮儿来说，鲜花都是开放在黑暗中的。与其说那一夜充满绝望和恐惧，不如说那一夜充满希望和信念。对于所有人来说，人生一大课题是看懂夜色，夜色褪去之后，是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充满悬念，这是第二天的价值所在，也是诱惑所在。

我觉得亚鸣的小说似乎不同于一般的财经类型小说，他一直在探索金融邪恶的诗意，并且借助于一个个“赚大钱”的故事，对欲望刨根问底，努力地挖掘人性的深度。

我不懂期货，一部小说不能给我扫盲，以我的理解，《生死期货》也是一个关于“第二天”的故事。说到底，所有的财富追逐，追逐的都是第二天。第二天

的悬念属于每一个人。第二天上帝的钱袋子还没打开，天下财富还未分配，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在等待分配，无论坐着站着或者躺着的，这是同一支队伍，这是世界上最庞大最拥挤的队伍，高贵与低贱，良知和罪恶，都在耳鬓厮磨。这支队伍显著的特点是排除了秩序，因为拥挤所以推搡，因为推搡所以追逐，因为追逐所以厮杀，最后我们便看见了战争，货币战争，石油战争，股票战争，期货战争，无论是什么名目，都是一场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恶战，恶战中一天一天过去了，财富未有穷尽，战争必将持续，而战争持续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第二天，因为我们都有新的第二天。

《生死期货》没有泄露通往财富的康庄大道，甚至没有指点羊肠小道，这在我们的常识之中。令人尊敬的是作品流露的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性，书名里的生与死并不夸张。亚鸣用非常细腻的笔法，勾勒了一群时代淘金者的脸谱，他们在财富丛林中探险，把人生托付给一个悬念。无论是川大、王勇还是阿毛，他们都在一座独木桥上摸黑前行，借助黑暗而凶险的夜色走向第二天的悬念。他们从一无所有走向黄金万两，或者从家财万贯到两手空空，他们的发财路也充满悬念。第一天财富可能在海水里，第二天财富可能在沙漠里；第一天财富可能在死人的坟墓里，第二天也可能在活人的内脏里，如何攫取，是发财梦至关重要的细节。

但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毕竟都要等待第二天。第二天不仅产生奇迹，也产生死亡；不仅产生喜剧，也产生悲剧。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川大，他的第一天是奇迹，第二天是死亡；第一天是喜剧，第二天却是悲剧。川大不是诗人，川大瞧不起诗歌，但他最终是被一种邪恶的诗意吞噬了。

苏童

2010年12月

《生死期货》：人性何处是家园

《生死期货》以古老乡村辛店的后代在城市做期货为主线，将期货市场行情写得波诡云谲、奇幻动荡，从而展示了期货市场风云变幻中复杂、微妙、紧张、冷酷的人际关系；以仍然生活在辛店的农民抗拒城市对农村的侵犯为副线，传达了对乡村生活代表的宁静安详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心境的认同和回归。运用幻觉、巫术、荒诞、异化、夸张等手法描写环境、营造氛围、捕捉人物内心深处灵魂的颤动和潜意识的流动，使作品充满灵异、尖峭、阴郁之感，给现实蒙上了亦幻亦真的迷离恍惚色彩，显示了中国传统神异故事对作者的影响和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借鉴《百年孤独》等作品创作手法的结果。

在期货市场这个舞台上，任何行情的变动实际上是“游离于行情之外的人际之争”，争夺最大的利润。每一次行情的调整都是一次凶狠的拼杀，充满了无穷的算计，无穷的阴谋和陷阱，甚至在空气中飘散无血的血腥味。在这里，他者是地狱。作者以奇幻的笔法描写了他者给“我”造成的紧张感。云中常常感觉周围有无数双眼睛，陆处长的、王勇的、赵部长的……还有那些隐藏着的杀手的，他们的逼视给云中带来无法释放的重负，让他幻想在周身挥剑之间，地上会滚落无数的眼珠。这个奇特的想象带有中国古典神异故事的绝妙，也十分真实贴切地刻画了云中内心无法抑制地焦虑和紧张。这种紧张感贯穿了期货运作的全过程，化装术应运而生。化装原本是舞台表演的一种需要，是为了和现场观众形成隔离而达到审美的目的，但是本书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化过装，并精于化装。他们化装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缓解与他者的紧张，以免遭受他者的侵害。作品多次提到云中、王勇、王跃民，还有银行行长郭欣对化装的运用，表面上有舞台表演的轻松自如，实际上反衬了这种紧张感。当人际交往需要带上面具的时候，人处于何样的不自由就可想而知。寻求摆脱的方法只是那些清醒的大脑。记者黄崎曾天真地问郭，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如果没有追逐利润的驱动，也许紧张感会自然消逝，这是作者借黄崎之口传达的理念。

然而期货市场是一个强劲的漩涡，也是一个无底黑洞，只要靠近它的边缘，就会被无形的引力牵掣，在这个漩涡中彻底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听任它恣意摆布。由做期货而牵涉的人物形形色色，直接关联的有官员、商人、企业家，其次有记者、农民，甚至是小混混。这些人物，正因为直接或间接与期货的关联而无一例外地被漩涡吞噬，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有完满的结局。云中，期货场上总是做多的坚持者，因为要筹集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孤注一掷地求救于走私获利，最后被施行注射死刑。陆处长、赵部长在决定做空或做多的过程中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作为代价来获利，最终死于非命。其他如银行行长郭欣、铜矿加工厂厂长金麻子、曹成等，终因卷入期货的战斗而锒铛入狱。还有由关注农民问题转而留意期货相关人事信息的记者黄烨，也无辜受害。期货市场最大的赢家王勇，在一次暗杀中侥幸逃生，落得面目全非，不成人形，并患上失语症，即使在辛店河水的怀抱中疗伤并恢复语言功能，却由于内心的愧疚和被人发现的焦虑而无法自如地表达、交流。阿毛，川大的死对头，他是表面上最后的赢家，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心脏，并永远地失去了记忆。还有一些人，他们或隐姓埋名，或化装遁逃，生活在期货后遗症中，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即使是平庸却也有一份安稳的生活。

期货没有罪恶，它更无心充当毁灭个人、破坏家庭和社会的杀手。作者在不动声色地陈述期货市场的风起云涌、风云色变中剖析人性的弱点：期货的连带恶效应源于人自身的缺陷，罪恶源于人本身的欲望，所有争斗最终源于自己，而不是别人。对金钱强烈占有的欲望是人类无法简单克制的，小说刻画最深刻的是两个女人，厉亚萍和红刚。厉亚萍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单身女人，妖娆讨巧，为了获得金钱，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情人；也许她从没有过真正的情人，人在她眼中只是工具，占有金钱才是她的目的。在她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一反传统女人是男人的附庸的主流印象；她与男人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了相互利用、互为工具的特点，表明了时代发展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作者让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男人得到了不计其数的金钱，但是，她将在孤寂和清冷中度过余生。红刚是众多普通女性中的一个——有着固定工作，拿着固定工资，过着平淡小日子的女子，但是她梦想改变眼下的平淡，羡慕金钱的势力，听说丈夫终于开窍要利用副厂长之职为她带来利润，她消逝已久的女性温柔在丈夫面前全面迸发，不得不让人惊诧于金钱的魔力。女人占有金钱的欲望似乎比男人更强烈，作者的这种价值取向直指当下；而男人则为了女人去争夺金钱。赵部长是一个代表，他就是为了得到厉亚萍而不惜提拔阿毛——厉亚萍的旧情人，这是对抢夺了阿毛的情人而对其的补偿，不可否认厉亚萍对金钱的欲望也是赵部长要求在期货市场获得巨大利润的驱动力。铜矿加工厂副厂长曹成，因留恋

妻子红刚的温情而决然走上期货市场的不归路。但是做期货的初衷仍然有不是为了金钱和女人的，创作主体对这一类人物寄予了真挚的同情。川大把期货当成一桩事业，凭着他的勇气和魄力，还有天生对期货行情的敏感，他一度坚韧地抗拒崩盘爆仓的危险，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敏锐的分析使自己的运作转危为安并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期货行情永远没有唯一正确，期货行情永远充满不计其数的变相，在坚持做多中，他最终失败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执著，作者欣赏这种执著，认同这种农民对土地执著留恋的性格，但无法挽救川大的失败。阿毛做期货就是为了同川大作对，他对期货的认识并没有川大那样深邃，也没有川大那样的理想，他只是为了报复被赵部长冷落的仇恨，要在赵部长青睐的川大身上报仇，这样一种偏执让他卷入期货战争，并且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作者却让他毁灭从争战中获得的战利品——埋葬了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钞票。无论是出于对金钱还是女人的渴望，还是执著于自己的感觉、好恶来做期货，真正的动机都是当事人自己内心的恶魔，欲望是恶魔，复仇争胜是恶魔，过分的执著也是恶魔，所以佛家提倡四大皆空，无我无执。没有一个人获得真正的成功，作品由此蒙上了挥之不去的幻灭感，并引发读者思考：既然欲望带来灵魂的骚动，并且与生俱来，如何安置不平静的心灵，让它获得安宁和自由？这个问题也固执而强硬地逼迫作者探寻人生的意义。

实际上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他们都是清醒的。川大最先预感到情人陈梅贞死亡的气息，但是他在爱恨交织中最终放弃了挽救，以至于他知道陈梅贞已死去而如释重负又无限愧疚。川大在做多大获全胜之后继续做多，实际上他对行情将转向利空也有预感，可是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他、牵扯他继续做多。志锦对行情始终有着准确的判断，但是他在云中最需要他的时候却留学日本，而这个安排竟然是川大自己要求的。因此在川大做期货的顶峰，也时时处处充满危机，甚至死亡的暗示无处不在，充满了无限沉重的压迫。清醒变成了招牌，丝毫不能改变命运，这就是做期货的宿命！作品留给读者的疑问使读者意识到期货中的清醒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对眼前利益和事实的关注，缺乏真正的智者对生活本质的穿透，不是寻找终极的解脱和自在，所谓的宿命就是对做期货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保留的批评。

作者运用多重时间并置的叙说方式，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未来、过去、现在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构造了一个立体的多维时空，并且随意穿越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既造成了时间上的茫远缥缈感，又设置了情节上的悬念和期待。这种穿梭在时间河流中的自由使作者能自如的处理要表达的意象。建华的出家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种声音，它在读者不知结局的时候告诉你，在读者要忘记的时候提醒你，使整部作品在期货市场硝烟弥漫时仍然渗透着一股出尘的冷静和

清凉，以此消解争斗的欲望，使人获得宁静。但是建华尽管出家，她最终仍未能忘情于人世，对川大尸体的处置表现她对云中深厚的理解和爱意。当作者赞赏地描写这一幕时，实际上否定了佛家真正能让人解脱的可能，佛家强调的无执无住阻碍了大众对它的实行，它也许仅仅是暂时对生活的回避，由此来解决人生困境显然不可能。

何处是归程？何处是家园？古老的辛店在黑色蝙蝠的笼罩下显得阴森恐怖，尽管蝙蝠后来成为辛店家园的守望者并为之悲壮地牺牲了自己，仍然无法抹去它本身作为暗夜的精灵带来的这种阴暗沉郁感。但是作者反复强调川大一回到辛店便失去对女人的欲望，一回到城市则恢复对女人的激情，象征了乡村的纯净无欲和古朴纯真。川大临刑时终于回忆到辛店人物清晰的面貌并叫了尤老瘪一声“奶奶”，也暗示了他对辛店的亲切感受和认同。郭欣对记者黄崎清纯如风的欣赏以及对与农家卖鱼女一起生活的憧憬，同样带有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意向。从期货中退出，回到乡间似乎是一种成功的治疗，阿毛从在柳树下画画中获得宁静，王勇在维护辛店古老文化和文物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救赎。从期货市场撤出，回到乡村如越过黑暗，走向黎明。这是作者一种美好的愿望。

然而人生的舞台不仅仅在期货市场，人类面临的困境也不仅仅是期货市场上的争夺。乡村因为遭受城市的侵占而激发了人文工作者对农耕古老文明的同情和守护，而城市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更强化了对乡村的渴望与回归。乡村是我们在城市碰壁后幻想的乌托邦，它能否承载现实中我们的疲乏，医治我们受损的神经，这是一个问题。城市的寄居者如何释放自己的心灵，寻求与城市的默契和融合，最终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

许扬

于南京大学

2010年10月

中国行业小说的里程碑

上世纪初期，美国作家德莱塞继《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之后写出了震撼文坛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和《禁欲者》，欲望三部曲获得了“伟大的美国商界小说”的赞誉，德莱塞被誉为“美国小说里最有美国气魄”的小说家。欲望三部曲的故事来自19世纪90年代芝加哥资本家查尔斯·T·耶基斯的发迹史，德莱塞从粗俗、贪婪的金融巨头们身披甲冑互相厮杀的事迹中敏锐地觉察到那个时代美国精神的“普遍状况”，他把他们的生活写成了笔触粗犷的史诗。其实，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异质力量不断析出、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的时代，无论是野蛮还是优雅的，无论是血腥的还是温情的，都有无形的力量在左右，小说如何能活生生地记录这无形的力量？

中国需要自己的德莱塞式作品。

《生死期货》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一部金融商界小说。

在中国，行业小说不发达，很少有非常专业的行业小说问世，作家的知识面和生活会无法支撑这种写作。《生死期货》关注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不是从简单的普泛的所谓“日常”出发，而是从这个分工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选择金融这个瓶颈行业，依靠真实案例来写作，反映当下中国急剧变革的最真实、最前沿的状况，这是非常难得的。前现代社会分工少，社会的一般状况可以通过普通日常表现，但是，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分工的发达导致“普泛日常”的消失，基于这种分工之上的当下社会也已经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状况”、“一般的状况”，即使是有这种所谓“普遍的状况”、“一般的状况”，它也是存在于那种细分的行业性状况之中的。老实说，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小说家能通过描写“日常”抵达“本质”。

《生死期货》的成功可能得益于小说作者袁亚鸣对期铜交易的熟悉和深入，小说围绕期铜交易塑造了以赵部长、陆处长、云中、郭欣、阿毛、厉亚萍、王勇、顾培富等多空对峙双方人物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小说把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交

织，金钱纠葛、感情纠葛交织，个人力量、组织力量纠葛的大氛围、小环境营造得逼真翔实，可以说《生死期货》为期铜交易画了一幅文学全景图像，有了这幅图像，我们这个时代，金融生活的最重要真实可以落字为安了。

从某个方面说，《生死期货》是一部需要导读，但又注定不可能导读的小说。一方面是阅读《生死期货》需要一定的期货贸易知识，这个可以导读，但是另一方面《生死期货》又需要对我们正在经历和刚刚经历的期铜事件保有相当的了解或者体悟，小说的批判性根源来自于此——市场是如何作用的？而人又在其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背景的认识，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被杀也好、落狱下牢也好、落荒而逃不知所终也好，我们就都只是看到了皮相。当然，小说并不只是停留在行业操作的基本面观察上，而是深入开掘到人性深处。《生死期货》是行业小说，同时是深入的人性小说，从中可以看到爱、恨、情、仇，人性遭受金钱，而且是赤裸裸的金钱的锻打，一分钟之前还是亿万富翁，一分钟之后就是阶下囚的命运捉弄，性欲和财欲交织，计谋连环套——螳螂捕蝉式的机关，这些都是好看的，同时也发人深省。

小说在市场和人性的关系上切入很深，它首先是一部人性剖析的小说。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王勇的描述：“王勇来临的时刻，行情的转折已经显出了迫不及待的神色。多头一次接一次的放量拉升和多头更猛烈的大笔抛盘导致了盘面大幅的震荡。尽管行情还在不断地创出新高，但这时候王勇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行情即将分崩离析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最为基本的要素正在转换，减息和战争的平息使对冲基金需要寻找新的机会场所，而股市此刻正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他在云中依然还在冒死继续做多的时候，已经开始暗度陈仓，悄悄地把资金开始大批撤离期货市场。但是巨大的仓位和云中以及其他人的战略联盟又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他必须调度外围更多的资金顶替出他的资金，从而成功出逃。在期货行情逆转的时刻，会有无数的盘子不计成本突门而逃。但出逃的门只有一扇，宽度也是固定的，因而到了真正出逃的时刻，许多人不是死于行情，而是夺门而出时被昔日的同盟者践踏而终。”小说写到“期货之道决不只是一种行情的搏杀。他意识到，游离在行情之外的人际之争实际上才更为重要也更为凶险。这种发现让他觉得做期货的人的脸上都像做了化装术，因而要想对付化装术后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也去化装。”在作者看来，市场的种种怪象，都是由人性的怪象做垫底的，市场本身是中性的，而人性却是深藏种种矛盾的，市场会调出这种刁诡的矛盾，让这种矛盾暴露得更充分，因此，小说《生死期货》的高度高于一般的关于当下社会的批判小说，他们把市场看做是罪恶的根源，而没有看到真正主宰市场的是人性，人性才是市场幕后的推手——扭曲的人性带来扭曲的市场，扭曲的市场杀人，而背后的真正黑手是人性。

《生死期货》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 2005 年和 2006 年之交的国储铜事件，国储铜事件到底是谁的错？刘其兵在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挂了数千手铜期货空单，最后遭到国际基金的逼空导致重大损失，与之对应的是上海市场期铜价格也翻云覆雨，巨大的上下腾落之间，几家欢喜几家愁，多少公司就此烟消云散，多少人为此送了性命。不过，读者不应把这部小说看做是影射文学或者是纪实文学，《生死期货》是一部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它要的是事件背后那起支撑作用的力量地反思。

小说借人物之口，这样写道：“期货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而我则说：市场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任何人，试图通过扭曲市场、操控市场而赚取扭曲和操控的钱，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市场扭曲和操控。现在的根本状况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这“永恒的精神”，无论是在政治的集团层面，还是在个人的私利层面，我们始终没有适应这种现代分工之下依靠市场调节而有秩序地生活的状况，相反我们总认为人的意志和力量可以战胜这种调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我们有形的手利害。我们人为地设计了有特色的股市，结果是长期以来股市变成了大股东圈钱的机器，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乡村和城市二元房地产架构，结果是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地产以不可思议的高价格抽走了居民改革开放以来赚取的劳动收入，农民则因为地权不平等承受着为城市化贡献土地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地产升值的好处。一句话，我们一直都拥有把市场看做是怪兽的悲情，但是，我们从来不曾拥有战胜市场的力量，上帝没有赐予我们这种力量，今天经济失衡，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就是这种悲情的结果。

《生死期货》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照见了中国行业小说的前景，《生死期货》是中国行业小说起步阶段起点很高的作品。过去之所以专业人士不看好行业小说，其根本原因是行业小说的粗制滥造。《生死期货》在写作上充分利用了各种现代写作技巧。《生死期货》的题材具有特殊性，现实指涉性很强的作品在中国其写作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生死期货》采用了虚实相生的手法，利用魔幻现实主义技巧，给人物的形象和行为抹上了奇幻色彩，例如：“阿毛突然加快了大型麦秸画《黎明》的创作速度。在辛店文化保护区正式开放时，正好被鸟嘴学者胡汉山出资购入保护区收藏，《黎明》就此成了镇区的宝藏。”又如：“云中边听他在电话里说着，边看着无数蜘蛛正在老屋的房梁上撕裂着一只死蝙蝠的肌肉。他一只耳朵在听王勇讲话，另一只耳朵在听蜘蛛唱时尚的歌。它们在撕裂陈旧尸体时露出的无声而坚毅的热情让人震惊不已。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老屋缘何经年不用打扫的原因了。屋里也许只要有一点点肉的腥气，就会被它们侵掠得一千二净。‘今后会不会吃人肉。’云中有些局促地对着话筒说道。他看见那些时尚的动物在顷刻之间已经饱食远扬，在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那些干净且闪

亮的蛛网轻微地颤动着曾经的血腥，并在那里潜伏着下一次猎杀的眼神。”这种技巧的应用已经构成了整个《生死期货》的写作风格，带来了《生死期货》特殊的批判基调。其次，《生死期货》的语言是丰满而具有诗性的，尽管我本人越来越喜欢巴尔扎克式的写实语言，但是，毋庸置疑，《生死期货》的诗性的想象力和丰盛张扬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丰饶的文学性语言盛宴。诗人品格帮助了作者，这部小说充满了诗性的张力，抽阅任何一段，其文字都能让读者感觉到诗歌般的华美，长篇小说语言能如此精致和华美，这是非常难得的。

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一共是三部，《生死期货》也是三部，这是巧合么？也许我们可以说，《生死期货》是中国的德莱塞式作品。我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自己的结论。

刘光军
于浙江莫干山
2010年9月

目录

第二天(代序)——关于亚鸣的小说	1
《生死期货》:人性何处是家园	1
中国行业小说的里程碑	5
第一部	1
第二部	89
第三部	197

第一部

一

阴历三月，江南时阴时阳，时冷时热。送走王跃民，川大又在身上加了件背心。他皱了皱眉。那时候，他的肋下生痛，膨胀不堪。身体正显出了双翅长成前，在皮肤下最后挣扎的迹象。他觉得王跃民来找自己，不过是为了探听他期货的持仓情况。在他看来，所谓赵部长领头做空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象。赵部长是陆处长的上司，赵部长要有行动，陆处长一定更清楚。事实上陆处长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有说。一想到陆处长，他就感到奇怪起来。奇怪像一道雾障一样让他看不清楚。陆处长半个月没有消息了。半个月，半个月在期货市场上是什么概念？是翻天覆地，是一波行情。

在陆处长失去消息的最后几天，市场上主力月份的行情发生剧变。川大发现自己账上的盈利，转眼之间已全部化为泡影。转换既突然又猛烈。三千万元啊，说没有就没有了。好像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只迟疑了一下，钱就没了。钱的那种失去方式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轻飘飘的，好像什么也没有失去。三千万，要是往长江里扔，都要扔几天。你还可以假设，三千万元能买多少辆奔驰车，等于一个何等规模的奔驰车队，就这样开进了黄浦江。只有这样一想，你才会感到心疼。心疼的时候，悔恨当初与其亏掉这些钱，不如买了车送人。但川大现在失去的三千万元不是现金，场面就没有那么兴师动众，他不去想奔驰和黄浦江。三千万只是他心间的一种微妙触动。心里的一个念头。心里有了念头，一个指令，正确与错误，分秒之间就体现出来了。这样的方式有一种滞后性。你要在事情过后才会追悔和回忆。回忆，就是让人去追根溯源，追溯那些钱的来历，结果却更让人模糊。模糊到让人失望，模糊到困入陷阱一样绝望。

面对账户的变化，川大心间的触动渐渐变成了一种麻木。在麻木中，他发现自己的账户不但在失去盈利，而且还开始出现了亏损。这种转换到底是何时开

始，又是如何生成的，他感到茫然无知。期货账上的盈利最让人麻木不仁。赢到后来，麻木成了一种幻觉，会觉得自己在做虚拟的游戏。但一旦出现亏损，要从口袋里掏钱出去，人就清醒过来了。这种清醒还伴随着一种彻骨的凉意。让人感到大难临头。亏损时隐时现，要是不及时采取措施，更大面积的亏损就会出现。

可要行动，必须有陆处长的指令。没有陆处长的指令，就不能擅自处理仓位。但陆处长呢？陆处长就像被绑票了一样，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消息。

按照约定，联合行动其间，他不能主动去找陆处长。没有改变被动局面的指令，又无法主动采取行动。按照常人看来，这等于在等死。陆处长没有消息，大家群龙无首。一起做多头的人，有熬不住的已经平仓出局，有的还反手做了空头。但是大家见了面，还照样心照不宣。明明平仓出了局，还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持仓信心十足。

川大不是那种束手无策的人，他有办法，有办法把握变局。

他的办法就是做多。

做多是他天生的理念。做多一方面显示着他对行情的独立判断，另一方面也是他一贯崇尚和采用的操作方式。相比而言，他觉得自己做多头更加得心应手，天生就是做多头的料。而且几次操作，都是多头带来了丰厚的盈利。更重要的，这次做多他和陆处长有约在先。他绝不会因为眼前的困境而背信弃义，放弃做多去平仓。即使没有陆处长的消息，他也不会坐以待毙的。毕竟，那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说是做多，可现在资金成了最头痛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最终都是资金问题。陆处长在的时候，他不用考虑这个问题。陆处长会告诉他如何如何调度资金。但现在陆处长没有消息了，他非但无法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而且他还想起自己欠着陆处长公司好几千万。几千万说是往来款，实际上就是陆处长无偿借给他的钱。

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把自己本来积聚起来准备开厂的资金调出来。那是他可以掌握的最后一笔资金。而且，他还找过了银行行长郭欣。要是实在顶不住，他准备向郭欣借钱。但是郭欣的答复似是而非，暧昧得很。要是他一直这样坚守多头阵地，最后的结果如何，实在难以预测。

那些天，远期行情的报价实际上已经非常吃紧。空头几天来接二连三地发起了阶段性的冲击。期铜的价格已经从20800打下来，逐波下探，接近了18000。其间多头也时而发起反弹，但那些反弹根本不像样子，力度有限，稍纵即逝。关键是行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半点止跌迹象，自己必须全力以赴，根本开不得半点小差。一旦跌破18000，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两到三千万元资金缺口。要是无法弥补这个缺口，盘子就会爆仓。爆仓，意味着他数以亿计的资产将付之东流。